

土布上的乡愁

□楼耀福

王安忆和她姐姐安诺来嘉定,茶叙之间,殷慧芬送她俩一人一块老土布,小格子花纹,一块色深一块色浅,都很好看。安诺、安忆很开心。安忆说,上次王小鹰在嘉定买了块格子土布,后来她去做了件衣裳,做工要900块。我说,怎么那么贵?王小鹰大概太考究,殷慧芬叫嘉定土裁缝做,百把块就够了,做得也蛮好。我从柜子里取出其中一件,在身上比划着:“我还穿着它周游世界呢!”

王安忆说王小鹰买土布,是在2014年元旦。那天我们陪安忆夫妇、王周生夫妇和王小鹰逛街。州桥一家门面很小的旧货店让女作家们驻足停留。小店门口堆放着不少从嘉定乡下

收来的老土布,她们挑拣着买了好几匹。每匹长三十余尺,才卖几十元。

嘉定的织布自古有名,明代王鏊《姑苏志》有记:“木棉布,诸县皆有之,而嘉定、常熟为盛。”元代元贞年间,黄道婆从崖州回江南,“嘉定尽得其弹弓、纺车、踏机、擀梭之法”,黄渡等地的织布“坚致而利用”,名噪一时。

嘉定纺织的繁荣,与地理位置襟江滨海,地高土沙,宜棉花生长也密切相关。“嘉邑之男,以棉花为生。嘉邑之女,以棉布为务。棉花以始之,成布以终之。”明代永乐年间,江南巡抚周忱“以邑不产米,家习纺织,奏请民输布一匹,准米一石”,使嘉定受其惠,得以减缴田赋十万七千多石米粮。明清

时期,嘉定的飞花布“以染浅色,鲜妍可爱,他处不及”,丁娘子布“纱细工良”,扣布“光洁而厚”,斜纹布“斜纹间织如水浪胜子,精者每匹值至一两,匀细坚洁,望之如绒”,还有紫花布、茶花布、高丽布等,品种达二十余种。

大约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嘉定乡下许多农家仍有织布机,女子大多会织布。殷慧芬前些年写过一篇散文,其中有句:“……天也已经擦黑了。师母点亮了油灯,又打开了织布机,织起了农家土布。墙头上晃动着师母摇曳的身姿,光影浮动,有时候竟占据了整整一堵墙。凝望着油灯桔红色的火苗,满满一屋金色的光亮犹如师母脚下的布机声,绵绵不绝涓涓细流……”



随想录

忍不住夸奖:真好看。

乡下不再稀罕的老土布,城里文化人却喜欢。我在书法家张森家里看到过他用老土布做的西装,我也看到过本是书生的前嘉定区政协主席周关东穿着老土布做的中山装出入重要场合。老土布还可以做沙发套、提包、书套、台布……一种悠远古朴的气息让人感怀。

老土布还是馈赠友人的珍贵礼物。王安忆说,2014年5月,她应“余光中文人讲座”邀请,去台湾演讲,送给余光中的礼品就是在嘉定买的乡下老土布。“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余光中的一首《乡愁》脍炙人口。余光手中捧王安忆从大陆带给他的昔日农村手工织布,我不知道诗人心头涌起的又是一种怎样的乡愁!

就怕来不及

□崔立

从上海到同里,不远。两个小时的车程。

周洋与刘梅不是第一次一起去同里了,但这一次,很可能是最后一次了。

周洋说:“我们离婚吧。”刘梅说:“真要离吗?”周洋说:“对。”刘梅说:“好。”

这是昨天晚上,周洋和刘梅的对话。没有剑拔弩张,没有波涛汹涌,一切像是水到渠成自然而然最好的一个结果。

说好的,今天上午,一起请假,去办离婚。

凌晨2点多,一个电话,打乱了他们的计划。是周洋父亲打来的,说:“你奶奶突发重疾,刚被救护车接走,情况很不好。你们赶紧回来一趟吧。”周洋说:“好!”

挂掉电话,周洋看到刘梅也醒了。刘梅说:“我陪你一起回去。”周洋的奶奶,对刘梅这个孙媳妇好得不得了。每次刘梅回去,奶奶总是握住她的手,说:“好,好,看到你我就高兴。”

上午8点多,他们就到了。医院里人来人往,周洋、刘梅找到了奶奶动手术的地方,那里的走廊上,站满了焦急等待的亲人。

周洋看到了爷爷,爷爷站在那里,像一棵忧心忡忡的老树。

周洋唤了声“爷爷”。爷爷没听见。周洋又唤了两声。爷爷听见了,爷爷抬起眼,很平静的表情,像是很寻常的日子,看到他俩般,说:“来了?”周洋点着头,说:“是的。”爷爷不说话了,眼睛一眨不眨地在看着那亮着灯的三个字:手术室。

奶奶的手术,一直到快11点,才结束。

从手术室里推出来的奶奶,脸煞白煞白的。穿着白大褂的主治医生走出来时,这个中年男人,朝着他们轻轻摇了摇头,表示状况不好。

奶奶在特护病房里,始终没醒过来。

已经到晚上,周洋的父亲、叔叔再三劝说,爷爷也不愿回去。爷爷说:“我陪陪老太婆吧。”他们摇头,表示无奈。周洋说:“爸,叔叔,要不你们先回去吧,晚上,我也陪在这里。”刘梅说:“我也陪下奶奶。”

晚上,特别是在安静的时候,时间仿佛一下子就拉得很长很长。

奶奶还在安静地睡着。刘梅他们陪着爷爷说着话。刘梅说:“爷爷,你一定是很爱奶奶吧?”爷爷忽然笑了:“爱?我们哪懂什么爱啊!”刘梅说:“那你们不爱,我看您对奶奶那么好。”爷爷笑着,又不说话了,深情地在看病床床上躺着的奶奶。

奶奶是在第二天上午醒来的,爷爷瞬间就像个孩子,在奶奶身边走来走去,一会,爷爷说:“要不要喝点水?”一会,爷爷说:“要不要吃点梨?”一会,爷爷又说……

奶奶瞪了爷爷一眼,说:“你不能安静点吗?”爷爷还真安静下来了。周洋的父亲他们就劝说爷爷回去。爷爷回头看奶奶,奶奶说:“回吧回吧,看见你我就烦。”

爷爷真回去了。

刘梅想到了昨晚问爷爷的话。刘梅说:“奶奶,您爱爷爷吗?”像爷爷一样,奶奶也笑了,苍白的脸上因为有了笑容而生动了许多。奶奶说:“我们那时哪有什么爱啊!”刘梅说:“那为什么你们,可以在一起幸福美满过上一辈子呢?”奶奶说:“幸福美满?你以为我们这辈子就没吵过闹过吗?家里的东西隔一段时间就砸一次。有次吵架,我还离家出走好几天呢!”奶奶说得兴冲冲的。奶奶又说:“不过我们这代人的婚姻观念,就像一件衣服,哪怕脏了破了我们也会洗洗、补补穿一辈子,竟然也会发现,这衣服还是不错的。不像你们现在的年轻人,感觉不好了就觉得不合适,就想换要换了……”

奶奶说着话,眼睛不时地瞟在刘梅身上,也瞟在周洋身上,像一盏探照灯。

奶奶还说:“不要等想要后悔的时候,就来不及了……”

周洋原本离刘梅很远。周洋突然走近了刘梅,他的手拉住了刘梅的手,刘梅想挣开,没挣脱。刘梅的手重重地捏了周洋的手一下。



春到江南 王泽清/摄

爱吃春韭

□郁建民

早春三、四月的韭菜,是最鲜嫩的。

十六岁那年,我从上海来到淮北插队。第二天,生产队长带我们知青到庄稼地里熟悉一下,望着大片的农田绿油油的一片,我突然惊叫道:“老队长,种这么多韭菜,怎么没人割呀?老了多可惜!”老队长听了扑哧笑起来:“孩子,这是小麦,不是韭菜。”顿时,我的脸一阵发烫。

后来,我们知青分得一块自留地,并育了一畦韭菜,每每春回日暖,经历了一个严冬的养精蓄锐的韭菜就会渐渐长起来。我把刚从地

里摘回来的鲜韭洗干净沥水,锅里的火烧得旺旺的,然后将沥干了水的韭菜倒进去清炒,韭菜的香便蓬蓬勃勃地在屋子里飘荡。若来了同学,就打两个鸡蛋,入锅煎成金黄的蛋饼,与韭菜共炒,端上桌的,就是鲜嫩的香。有时还将韭菜切成小段,摊煎饼,或者从池塘里摸回两斤螺蛳,剔出它的肉来,用白酒闷,准备一两咸肉,放在一起炒,这道菜,既是“山珍”,也是“海味”,“山珍海味”一盘收。

有一次探亲期满,第二天早上6点要赶火车,临走前的晚上,我跟母亲坐在老房里聊到深夜。临睡前我说:

“妈,下次回来我一定在家多陪陪您,还想吃您亲手包的韭菜饺子呢。”说完,我回屋睡了。可母亲却走进了厨房。

凌晨闹铃响了,我一睁开眼,就闻到一股韭菜饺子的香味,厨房里,一大锅韭菜饺子正在锅里翻滚。母亲立即将饺子盛进碗里,递到我面前,连连说:“快趁热吃了吧。”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随口的一句话,母亲就当真了,连夜帮我包了一顿饺子!

几十年过去了,我依然没有改变爱吃春韭的习惯,吃春韭也成为我平凡日子里的一种美好。

梦中那片金黄的海

□赵春华



情之所钟

不太满意,还是让我得了几分慰藉。

2011年4月,黑皮驴社组织去看婺源油菜花,我欣然前往,六七十号人,六十开外的仅我一人,其余均是风华正茂的年轻人。

对婺源,其实我并不陌生。1979年江西省作协组织诗歌创作学习班,集聚婺源珍珠山垦殖场,印象有二:粉蒸肉好吃,婺源茶好喝。2008年春节,与孙女等一行人去婺源李坑及彩虹桥,留下了好印象。这两次婺源之行均未见婺源油菜花。第三次去婺源,就是去看油菜花。30多人深夜雨中进了震源村,第二天午饭后,大家沿着乡村小道步行,越过了一道并不很高的山岗,沿着弯弯的山路走进了山谷之中,看两边的风景,很多的梯田,梯田里的油菜花并不灿烂,大概这里

气温低,花开得星星点点,倒是山野里升腾起来的云雾,一浪一浪地缓缓流淌,谋杀了驴友许多胶卷。在婺源的山径上上下下逶迤徒步十几公里,人累极了,第二天上车连腿都抬不上了。倒是在返途中,婺源其他地方的油菜花开得很漂亮,车子被盛开的油菜花“阻击”了好几次。不觉得遗憾,因为野蛮了一回体魄,让身心松弛在青山中,也是人生乐事呵!

忆起少小时光,油菜花开了,杨柳依依,摇荡春风,轻拂着水面,甲鱼肥了塘鲤鱼也肥了,所有的鱼儿活跃了,正是它们交尾接吻的好时光,也是乡亲们捕鱼的好时光,更是我们这些乡下孩子捉蜜蜂的好时光呢!晨曦里,蜜蜂躲在墙壁的缝隙中,我们只需用小小的软软的竹枝,把睡在墙壁缝

中的蜜蜂一个一个逮了,装进玻璃瓶里,然后用一两朵金黄的油菜花喂它。太阳升高了,蜜蜂在空中飞舞,这时我们会齐声唱着歌:

蜜蜂蜜蜂,上洞上洞。上得高,吃块糕。上得低,吃只梨。

在我们的心目中梨比糕要好,以好吃的梨为诱饵,希冀蜜蜂飞到我们够得着的洞隙里,如此,就会被我们逮捕了。

油菜花开的时候,是我们放飞童心的时候,是我们乡下孩子最快乐的时光,也是人到晚年可以触摸得到的一截乡愁……

江苏兴化的油菜花一块一块地黄,一片一片地黄,浩瀚无垠,美得让人透不过气来,盛开时灿若黄金,黄金似海,有时梦见。